

# 生命的悲剧意识

xie zuo can kao  
cong shu  
sheng ming de  
bei ju yi shi



sheng ming de  
bei ju yi shi

北方文艺出版社



● [西班牙] 乌纳穆诺

# 生命的悲剧意识

北方文萃出版社



200002576

责任编辑：杨勇翔

封面设计：吴之明

## 生命的悲剧意识

SHENG MING DE BEI JU YI SHI

乌 纳 穆 谱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032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

统一书号：10360·158

定价：1.38元

## 出版前言

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是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生于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出生地是西班牙比尔巴奥。乌纳穆诺曾在马德里大学研习哲学与古典文献，一八九一年以希腊文教授资格进入萨尔曼迦大学，一九〇一年被选为该校校长，一九三四年夏被任命为终身职。

乌纳穆诺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一九二四年他曾因反对当时的独裁政权而被放逐外岛，随即转往法国，直到一九三〇年才结束流亡生涯而返国。后以独立的议员身份进入共和国的国会，但因撰文反对内战(一九三六)而于该年被解除大学校长的职位，并被软禁，不久逝于萨尔曼迦。

作为一个哲学家，乌纳穆诺所关心的既不

是语义界定与概念分析，也不急于建构一套深思熟虑的哲学体系，而是在于透过知性与情感的全面观照，直接面对生命的情境；矛盾痛苦的生命和生命的悲剧意识。

《生命的悲剧意识》是乌纳穆诺的代表作之一。乌纳穆诺在这本书中探析了科学与信仰、理性与情感、逻辑与人生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在这种种的矛盾冲突中，乌纳穆诺认为只有通过炽热狂烈的、不顾一切的献身行动，人才能得以击破与生俱来的矛盾绝望。如果缺乏灵魂可以攀登的高峰，那么人就会沦为雅斯培所谓的“萎缩为美学之超然的悲剧”。

《生命的悲剧意识》在西方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中个别观点对我们也不无借鉴作用。比如乌纳穆诺对于“永恒”的看法，他认为人总有寻求永恒生命的向往，由于这份渴望的鞭策，人才有所作为，而为人类的文化生命开创新的局面。

面。当然，这种“永恒”并不是指时间意义的无限长短，因为人毕竟无法超越物理的限制。所谓的“永恒”应该是指生命的极度充实与完满这一层境界而言。

当然，乌纳穆诺在整体上把生命归结为悲苦矛盾的思想，则是我们难以接受的。即使在西方，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这种观点，比如西班牙另一位思想家奥德嘉就持反对意见，并把生命归结为“嬉游的欢愉意识”。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乌纳穆诺有着自己的局限和偏见。我们编选此书的目的在于使读者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有一粗略的了解，并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准绳，用一种自觉的批判的眼光去正确对待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我们在编选此书时，对某些章节作了删略。

编 者 一九八七年五月

# 目 录

---

出版前言 ..... ( 1 )

---

## 第一 章

---

有血有肉的人 ..... ( 1 )

---

哲学与具体的人——康德、布特勒与斯宾诺莎

——人的整合与连续性——人，一项目的而

不是手段——知性的需要与心灵、意志的需

要——个人与民族的生命悲剧意识

---

## 第二 章

---

起 点 ..... ( 24 )

---

乐土的悲剧——疾病，进步的一项要素——求

生所需的认识——自我保存的本能与永存的

本能——可知觉的世界与理想的世界——所

有哲学的实用性起点——知识，本身就是一

---

/

---

项目的吗?——笛卡儿这个人——不死的渴望

---

### 第三章

---

**不朽的渴望**.....(39)

---

存有的渴望——不朽的崇拜仪式——柏拉图的  
“华丽冒险”——唯物论——保罗对于亚瑟  
纳修教徒的讲道——知识分子的偏执——企  
美声名——生存的挣扎

---

### 第四章

---

**深渊底处**.....(59)

---

激情的怀疑与笛卡儿式的怀疑——不朽问题的  
非理性——意志与知性——生机论与理性论  
——不确定性，信仰的基础——绝望的伦理  
观——绝望在实用性上的辩解——前述批评  
观点的总结

---

---

## 第五章

---

爱、受苦、悲悯与人格 ..... (84)

---

性爱——精神爱——悲剧爱——爱与悲悯——

爱的人格化能力——上帝与万有的人格化

——神人同形(情)论的倾向——宇宙的意识

——何谓真理——宇宙的终极意义

---

## 第六章

---

信仰、希望与慈悲 ..... (108)

---

信仰的个人因素——信仰的创造能力——祈望

上帝的存在——希望，信仰的形式——爱与

受苦——蒙受苦难的上帝——经由受苦而启

引的意识——实体的精神化

---

## 第七章

---

实际问题 ..... (136)

---

---

矛盾冲突，行为的根源——毁灭所具的不公义  
性质——使自己成为不可替换的人物——市  
民行径的宗教价值——宗教事物与事物的宗  
教性——统治的伦理观——修道院的伦理  
——激情与文化——西班牙灵魂

---

## 第八章

---

### 唐·吉诃德与近代欧洲的悲喜剧…………… (167)

---

文化——浮士德——当代的“宗教裁判”——  
西班牙与科学的精神——西班牙的文化成就  
——思想与语言——唐·吉诃德，西班牙思想  
的英雄形象——宗教，一项超越的结构——  
悲剧嘲弄——吉诃德式的哲学——今日唐·  
吉诃德的任务

---

## 第一章

---

# 有血有肉的人

---

我是一个人，所以我不把任何与人类有关的事物视为是陌生的，拉丁的一位剧作家如是说（这是泰伦斯 Terence 195-159?B.C.的名句——译者）。但是我宁可说：我是一个人，我不能把其他的人看成是陌生人。对我而言，*humanus*这个形容词跟它的抽象名词*humanitas*（人性）同样可疑。既不是*the human*（人类）也不是*humanity*（人性），既不是普通的形容词，也不是名词化的形容词，而是一个实质的名词——人。有血有肉的人；他诞生、受苦、并且死亡——最主要的就是他会死；他要吃、喝、玩、睡、思考、以及行使意志；他能够听，能够看——这些人才是我们的兄弟、真正的兄弟。

我之所以强调这种具体的人，那是因为另外有一件事物也被称之为人，他是许多学术论文（或多或少是科技性的）的对象。他是传奇故事中的无毛两足动物，亚理斯

多德称之为“政治生物”、卢梭称之为“社会的立约者”、曼彻斯特学派<sup>①</sup>称之为“经济人”、林奈斯<sup>②</sup>称之为“智人(*homo sapiens*)”，或者，你可以称他是直立的哺乳类动物。这种人，既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属于其他的世界；既不属于这个时代，也不属于其他的时代；他没有性别，也没有国籍，简单说来，他只是一个理念。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不存在的人(a no-man)。

然而，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是有血有肉的人。

这种具体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所有哲学的主要论题(主体)与最高客体——且不管某些自称为哲学家的人是否喜欢它。

就我们所知的大部分哲学史，它们所呈现的哲学系统就好象是一个接一个的自发而来，而它们的作者——哲学家——所表现的也仅仅是一大堆遁辞借口而已。哲学家、实践哲学活动的人物，他们自身应该就是更丰盈内在的传记资料，然而在哲学史上，这些内在的传记却仅站在次要的地位。事实上，这些内在的传记更能提供我们重要的讯息。

---

① 译注：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十九世纪前半期由柯登和布莱特(R.Cobdon, J.Bright)所领导的经济学派，提倡自由贸易，废弃“谷物法”。

② 译注：林奈斯(C.Linnæus 1707-1778)瑞典植物学家，二名分类法的创始者。

首先，我必须说：哲学的地位比较接近于诗，而不是接近于科学。所有的哲学系统——就象个别的科学一样，终能达到一个最高的和谐——在每一个时代里，它们都缺少生命与一致性，它们的意义远比不上那些表达作者的完整精神渴望的哲学。

虽然科学与我们有极密切的关联，并且对我们的生命和思想也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就某种意义而言，科学比哲学对我们更没有意义。科学充分完成了一个非常客观的目的，也就是说，一个在我们生命之外的客观目的。它们基本上都是属于经济的问题。一项新的科学发现，属于理论性的，就好象是一个机械上的发现——比如蒸汽引擎、电话、留声机、或飞机——它们对于其他某些事物也同样有用。电话可以帮助我们跟远方的女友互通消息，但是，是不是这样就能够有所助益？一个人搭乘电车去聆赏歌剧，试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那一个”是比较有用的：电车或者是歌剧？

我们必须对世界、对生命形成一个完全的、单一的概念，而哲学能够回应我们这种需求。这一个概念的凝聚，能使我们感觉到内在的态度与外在的行动。事实上就是这一种感觉——它是概念的结果——才是哲学发生的根源。我们的哲学，也就是我们对于世界和生命能否了解的模式，来自于我们对于生命本身的觉知。生命，一如情绪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从潜意识、或者无意识里找到根源。

通常，并不是我们的观念使我们成为乐观者或悲观者，而是我们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属于生理学或病理学的原因——造就了我们的观念。

人，据说是具有推理能力的动物。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曾被定义为一种情绪的或感觉的动物。也许，能够区分人跟其他动物的是感觉(feeling)，而不是理智。

因此，与我们最有关联的哲学家，他必须是一个真正的人。

譬如康德这个人，伊曼纽尔·康德这个人，他活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叶的柯尼斯堡(Konigsberg)。在康德——一个有心有脑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的人——的哲学里，有着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Somersault)——就象齐克果这个人所说的——一个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实践理性批判”的转变。他在后者中重建了他在前者所做的破坏。传统对于上帝——亚理斯多德式的上帝、抽象的上帝、不变的至高的万物鼓动者——的存在的证明，被康德用分析方法加以检视并且粉碎了之后，他重建了一个新的上帝，这是属于意识的上帝、道德秩序的创设者，简单说，就是路德式的上帝。康德的这一种转移，差不多早就具存在路德的信仰观念里。

第一个上帝，理性的上帝，乃是人类自身借着定义而显现的外在的无限投影，它是属于抽象的人，非人的人的上帝。另外一个上帝，情感与意志的上帝，则是人类自身借着生命而彰显的内在的无限投影，他是属于实在的人。

有肉有骨的人的上帝。

康德以脑袋思考而加以抛掷的事物，他又以心加以重建。并且，根据那些认识他的人的证言、以及康德自己的书信和私下的主张，我们可以知道康德这个人——一个或多或少有点自私的老学士，他处在百科全书<sup>①</sup>与理性女神时代末期，而在柯尼斯堡教授哲学——常常被问题盘踞心中；我的意思是指那些真正关于真实生路的问题，那些深深震撼了我们在存的问题，那属于个体与自身命运、属于灵魂不朽的问题。康德这个人并没有完全臣服于死亡。也正因为他没有完全臣服于死亡，他才能够完成从一个“批判”到另一个“批判”的跳跃、不朽的斛斗(*immortal somersault*, 意即改变——译者)<sup>②</sup>。

任何人，只要他能细心地、不带偏见地阅读《实践理性批判》，他将可以看出：事实上，上帝的存在就是从灵魂的不朽里推演出来的，而不是从上帝的存在里推演出灵魂的不朽。无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 康德哲学中指良心至上的道德律——译者)引导我们走向一个

---

① 译注：十八世纪中，法国启蒙派学者，为了普及文化，振兴国民思想，于是有百科全书的编纂。乌纳 穆诺以“百科全书”和“理性女神”称呼十八世纪，这是带有嘲讽意味的。

② 英译者注 “Salto inmortal” 这个专有名词带有双关意义，用以指说卖艺者那种危险的空中翻斛斗的游戏；它很难翻译成英文。

道德上的假定，而在目的论的(teleological)或末世论的(eschatological)秩序上使得灵魂的不朽成为必要，并且为了支持这一份不朽，上帝才被引进。至于其他的部分，都只是哲学专业上的魔术罢了。

康德这个人感觉到道德是末世论的基础，但是，就其做为一位哲学教授，他却颠倒了这些关系。

另外一位教授，威廉·詹姆斯这位专家和这个人，他曾经说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上帝提供了不朽。是的，对于大多数的人，包括康德，詹姆斯，以及我自己。

黑格尔写下了他有名的格言：凡是理性的都是真实的，并且凡是真实的也都是理性的。但是，我们之中仍有许多人不为黑格尔所动，他们仍然相信：凡是真实的、确是真实的，都是非理性的；并且认为理性是建立于非理性之上。黑格尔，伟大的定义制造者，他试着要以定义重新建构宇宙，这就好象炮兵士官认为制造大炮就是先挖一个洞，然后再用金属填满这个洞一样。

成为一个人，就是成为某种实质的、单一的、并且是独立存在的事物；也就是说成为某项事物——res。(拉丁文，“物”或“物件”的意思——译者)。现在，让我们谈谈斯宾诺莎这个人，他是葡萄牙的犹太人，生长在十七世纪中叶的荷兰。他到底如何解说事物的自然性质？《伦理学》第三部的第六个命题说道：每一个事物，只要在它自身范围所及之内，它必得努力坚持它自身的在存。只要是在它自身范围之内的每一事物，这也就是说，只要它是

实质的(*substance*,或译本质),因为根据斯宾诺莎,实质就是在存于它自身之中而且又为它自己所意想到(*substance is in itself and is conceived by itself*)。而在第七命题,他补上说:任何事物,它所用以努力坚持它自身的存有的努力,其实就是事物自身的真正本性。这也就是意指着人的本性(*essence*,本质)就是努力、奋勉(*the endeavour, the effort*),而藉此人乃得以继续成为一个人而且不朽。第八个命题, he说道:每一个个体所藉以坚持的这一种努力,并不是包含于有限的时间之内,却是包含在无限的时间内。这也就是说,你、我、以及斯宾诺莎都希望能够不死,并且,这种对于不朽的渴望乃就是我们真正的本质。话虽然如此,但是这一位悲惨的葡萄牙人——流亡于荷兰的雾地——却永远没有办法相信他自身的不朽性,他的哲学也仅仅是他对自己缺乏信仰所设法寻求的慰解之辞。就象其他的人有了手或脚的病痛,心病,或头痛,斯宾诺莎是患了“上帝病(*God-ache*)”。悲愁的人!以及所有不愉快的友辈!

人,难道他真的是一项事物吗?这可能是一个最荒谬的问题,但是,也总会有某些人为这个问题提出某些意见。不久以前,曾有一种名之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学说大行其道,这种学说有好的成效,但也导致了许多坏的结果。在它所制造的许多不幸当中,有一种便是分析方法的介入,其所到之处,事实被彻底摧毁,而支离成为一堆事实的废料。实证主义所标举的事实,其中